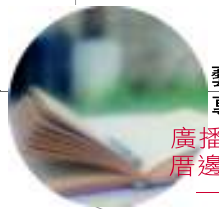


文／喜樂採訪 Roger 整理

# 主留我命，引我腳步！

——新莊教會鄭春香姊妹



藝文  
專欄

廣播專欄  
厝邊隔壁大家好  
——彩色人生

感覺到主耶穌的愛，不是疼愛；是寵愛。

**我**是新莊教會的鄭春香，屬彰化縣人。娘家是其他教會的信徒，因此從小就會去教會參加主日學，印象中最快樂的事，就是主日學結束後有餅乾和糖果、卡片……等；及至讀國中時，因升學壓力的關係，就比較少去教會；到高中住校後，更是漸漸地離開教會，離開了耶穌。

家人並不強迫我們一定要去教會，甚至認為女孩子將來會嫁人，假如嫁給未信者就得跟著拜拜，為避免因此犯了十誡，所以家中的女孩子都沒有受洗。信仰對我們家而言只是精神上的寄託，所以即使我曾到過教會，卻對神和人之間的關係一概不知，不會去看《聖經》，也不知道《聖經》裡面說什麼。

婚後，媽媽更對我說：「嫁雞隨雞，妳要跟著先生的信仰。」我便跟著先生的傳統信仰拿香拜拜。直到六年前生病，才有機會來真耶穌教會，認識主耶穌。

先生原是高中老師，後來開設電腦設計公司，而我在國小及補習班教書多年，一直為生活努力打拼，為孩子的教育努力栽培，對生活事物追求完美。因為生活環境的關係，有八年的時間晚上無法安穩睡覺，雖然向先生提及是否能再另外租房子，但我們夫妻倆是白手起家，有房貸、孩子的教育……，在經濟不許可的關係下，放棄另外租房子的想法。

過度勞累累積的情況下，於 2002 年 7 月因血便到醫院做大腸鏡檢查，醫生告訴先生（當時醫生不敢直接告訴我）可能是癌症，一星期後檢查報告出來，如果是癌症就要開刀、化療……。之後，當馬偕醫院的醫生宣布是「直腸癌」時，因為我還沒準備好，所以不願意接受、不願意面對，甚至希望檢查是錯誤的，所以轉到和信醫院再做一次精密的檢查，和信醫院的醫生更明白道出，我的淋巴已經聚集了，這樣的情形不太樂觀。

因為醫院作業上有耽擱，所以至 9 月才於和信醫院開刀。在醫院耽延的這兩個月中，讓我有時間在心理及身體上作調養，有個緩衝。雖然醫生畫了一個圖，向我解釋如何開刀……，我依舊不知嚴重性，以為像是割盲腸一樣，沒想到這刀是從我胸口劃一條線直到最底端，像高速公路般長長的一條，讓我內心非常害怕。

醫生開刀切除直腸 12 公分、大腸 8 公分、摘除 13 顆淋巴，淋巴有 5 顆已有癌細胞，在肝臟部分也割了一塊（因為表面粗糙），宣布為直腸癌第三期，五年內復發的機率是 80 %，必須做化療。心理的煎熬及醫院繁複的檢查，加上孩子學習上的叛逆，常需要到電動玩具店找孩子，所以我告訴自己一定要讓自己抱有希望，才能戰勝病魔。

但看到身旁一位乳癌第三期的朋友，被宣布只剩下兩年的時間，卻因化療過程的痛苦及對生命的絕望，自殺了。為此，我拒絕做化療，但我也沒力量對抗癌症，因此選擇絕望與放棄，能活一天算一天吧！其實我心裡害怕的，是不知道死後要往哪裡去？有位佛教徒朋友告訴我：「春香，妳要記得喔！哪天妳往生時會有『阿彌陀佛』來帶妳，但有假冒的，妳可要認清楚，要跟真的走喔！」這是我完全沒接觸過的認知，更如何說要分辨真假？！頓時發現，這些是父母沒教過的、是我受高等學歷沒讀過的、是結婚生子未曾經歷過的……；我的心靈像極了孤兒。

這樣的絕望讓我精神進入恍惚，開車闖紅燈、要發生危險而不自知，甚至有一次被一輛車子攔下來，司機對我一直罵，旁邊路人則在觀望看戲，被罵的事件結束之後，我將車子開到路旁，開始痛哭。我哭，是我覺得似乎已經無路可走了，並且覺得沒天理！該做的我都做了，我自

認是個好人，在任何事上都盡心、盡力去做，為何癌症會找上我？我像是快溺水的人，在水中無助地掙扎，身心靈都相當難過。

經朋友的介紹，一位施師傅教我如何拜拜。每天要定時於晚上約 7~9 點開始念大悲咒（說真的，我不知道在唸什麼），且每日準備二百多元的水果、紙錢到土地公廟拜拜，並要持續三年不能中斷。直到有一天先生幫我到廟裡拜拜（我無力氣去拜拜），他回來告訴我，廟裡的神明被丟入池塘，必須等到重新安置神像之後才能繼續拜拜。我開始思考，敬拜這些無法自保的神明有用嗎？如此拜了一個多月，就決定不拜了！

開刀後身體相當痛苦，一日 30~50 次的腹瀉，我不願意吃緩瀉劑來改善，晚上常坐在馬桶上哭到睡著，想要一了百了，而且我知道自己隨時都可能因為感冒而離世（因為我很多癌症病友都是這樣離世的）；但我卻沒勇氣自殺。我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……

在開刀三個月之後，我不想和人有所接觸，也告訴孩子們就假裝我已經死了，先適應單親的生活。我天天往山裡跑，想逃避人群。剛開始每走一步便掉下一滴眼淚，到後來出現像孩子般的行為，邊走、邊跳，還唱童謠（是我從未聽過的童謠）；我想：我可能得了精神病了！但這樣的行為回到家並不會發生，反而會想聽鋼琴聲，只要閉上眼睛就會出現一間教會。我對先生敘說所看見的教會，並請他在外面時幫我留意。

因為長期腹瀉導致身體虛弱，便尋求中藥及針劑調理身體，在中醫師那裡認識了真耶穌教會龍潭教會的馬姊妹，並跟她分享在我腦海中出現的教會，當時馬姊妹教了我如何禱告：先說「奉主耶穌聖名禱告」，接著反覆念「哈利路亞讚美

主耶穌」。為了尋找這間教會，我如此禱告了四個月，在禱告中，我求神帶領並讓我能完全接受這間教會，也和先生四處尋找，但不管是建築物或感覺都不對，這樣大概找了五、六間。如此急迫地尋找教會，只希望我的靈魂有個歸屬。

2003年8月經介紹到桃園地方法院附近的真耶穌教會，第一次到桃園教會因為是星期日，所以教會的門沒有開，但依著看板的時間，隔週六我再度前往教會。第一次踏進會堂，聽見詩歌的當下，不由自主地潸然淚下，心中悸動著：我找到了！我回家了！在聚會中，不管是在唱詩、講道或是禱告時，我都抑制不了哭泣的感動。

隔了一星期再到教會時，我迫切想要了解真理、想要充實屬靈的智慧，所以告訴來帶領我的姊妹：「我想要買《聖經》。」在等待買《聖經》的時間裡，帶領我的姊妹對我說：「兒童詩班的孩子在禱告祈求靈恩，我們和那些孩子一起祈求靈恩吧！」我不懂什麼是「靈恩」，只跟著到前面禱告，當時不是求神醫治我的病，而是祈求神讓我看得懂《聖經》、明白《聖經》的道理。

在那次禱告中，感覺看到了很久沒見的父親，我哀求父親帶我回家，別讓我繼續在外面吃苦、流浪；當時心中的感覺是要找尋心靈的家，不曉得禱告時竟有如此的意念和影像。我雖是在哭泣的，但內心卻充滿喜樂，並且身體震動、舌頭發出捲動的聲音……，卻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清醒的；這體驗和以前念大悲咒的感覺不一樣，以前念大悲咒心裡是越唸越感到悲傷。

結果那次我得到了聖靈，當時我不知道什麼是聖靈，只是旁邊有很多人向我恭喜道賀。之前

拜拜，得用著繁雜的手續與過程，如此，好似神才會來保佑；可是到教會後，體驗到真神的靈是二十四小時隨時與我同在的，心靈很踏實，不會再有流浪的感覺了。

在得到聖靈後，每次讀《聖經》前便會先禱告，求神親自帶領與教導；很奇妙的發現，真神似乎都在與我對話般，一問一答，心中的疑問可藉由《聖經》得到答案，常常讀完《聖經》後會滿足地哭泣。「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。」（太十一 28），神藉著《聖經》中的話語來安慰我的心，心中的靈魂燃起了一絲亮光。

後來桃園教會的姊妹告訴體力虛弱的我，可以到離家比較近的新莊教會聚會。2003年10月到住家附近的新莊教會，有位姊妹提醒我要趕緊報名洗禮，我知道我的生命有限，因此心裡也迫切地想要趕緊洗禮，但我的手和腳卻不願意去拿報名表；原來，這是有神美好的安排。我跪下來禱告，在禱告中神讓我看見異象。有兩座山，山的中間有一條很清的河流，旁邊有石頭、有樹木，而樹上的枝葉是嫩綠色的，草地也是嫩綠色的，整個看起來「生意盎然」，充滿生氣；當時我知道「這是春天」，所以我相信神會留我的性命到明年的春天，要我等待，或許……祂要我們一家人都接受福音。

從慕道到受洗的這段期間裡，我只要遇到任何體驗都會與先生分享，也會邀他和我一起去教會，至於先生是否願意和我去教會，我則認為那是他的選擇，而先生似乎也一直都在觀察。主耶穌慢慢改變了我，以前我是很悲苦的，現今我內心卻充滿喜樂，回家也會唱歌……，主耶穌在帶領我的過程中，祂所給我的，超過我所想、所需要的，這些先生都看在眼裡。

因為主耶穌的愛，在我慕道的這段期間，教會的弟兄姊妹給了我很多的關心，也會到家裡訪問我，他們就好像是主耶穌派來陪伴我的天使般。我每天會讀《聖經》，開車到山上去爬山，這是最沒有重擔的一段時間。

讓我感受到神與我同在，是我在翻《聖經》、聽道理時的感受。最初我聽道理時，要找《聖經》的索引，又要翻《聖經》，還要寫筆記，常是手忙腳亂、非常忙碌；我尋找真理的心非常迫切，神也真知道我內心需要什麼，在我對《聖經》還不熟悉時，祂與我同在，讓我能聽道理的過程中，不是剛好翻到這一頁就是附近幾頁，這樣的過程約一年半，直到我對《聖經》慢慢了解。

而我自己開車去爬山時，在山裡，不僅看到四季的變化，更看到了神的作為。看到樹在四季中生命力的變化，似乎是神在和我對話，要讓我知道「生命是由神而來的」，想到這裡，不禁也感到自己的渺小，在經歷了這段生死教育後，我得到了勇氣與充滿無限希望的信心！尤其看到春天的嫩芽，我感受到主耶穌把生命的氣息再賞賜給我般，讓我的細胞像嫩葉一樣長出新的細胞，所以我不煩惱還能再活多久，重要的是我找到了回天家的路，主耶穌幫我承擔痛苦，祂懷抱著我、陪我走過。

我回頭看神的作為，感受到神與我同在，所以我不害怕，內心是安定、喜樂的。有人說：「癌症病人是被嚇死的！」但很多的癌症朋友看到我，會感受到我與他們不同，尤其在生命教育的過程中，學生們都不相信我曾是癌症病人。當先生看到我內心的改變，以及看到主的帶領與引導，甚至看到神對我的疼惜，先生曾對我說：「我感覺到主耶穌的愛，不是疼愛；是寵愛。」



人到最後肉體一定會結束，而我們什麼也帶不走，但是我們的靈魂要去哪裡？是否能得救？這是很重要的。若人是在走到絕路時再來找神，是很可惜、很悲哀的一件事；如果人在健康時，就懂得尋找神、會思考靈魂是否能得救……？這種人是很有智慧、很幸福的。以一個癌症病人走到這種地步來看這個世界，這世界不過如此而已，即便多富有、即便你多不想走……一切還是如此而已！

在生病的過程中，面對死亡，從黑暗、孤單及害怕的病痛中，到現在感恩、喜悅及滿心的感謝，體驗神親自帶領、安慰與寵愛，讓我從生活及大自然中感受到神的偉大作為，並反觀自己的渺小與不足。感謝神的揀選，在我的生命中注入了春天的氣息與生命力，感謝神！

我在 2004 年 5 月春季時，歡喜地接受洗禮。從開刀到現在已經滿六年，當中沒有做化療，也沒有做比較傷害性的檢查，只把這一切都交託給神！願一切榮耀都歸給神，阿們！

